

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

柳根

黎晶◎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

柳根

黎晶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根 / 黎晶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948 - 7

I. 柳… II. 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219 号

柳 根

LIUGEN

黎 晶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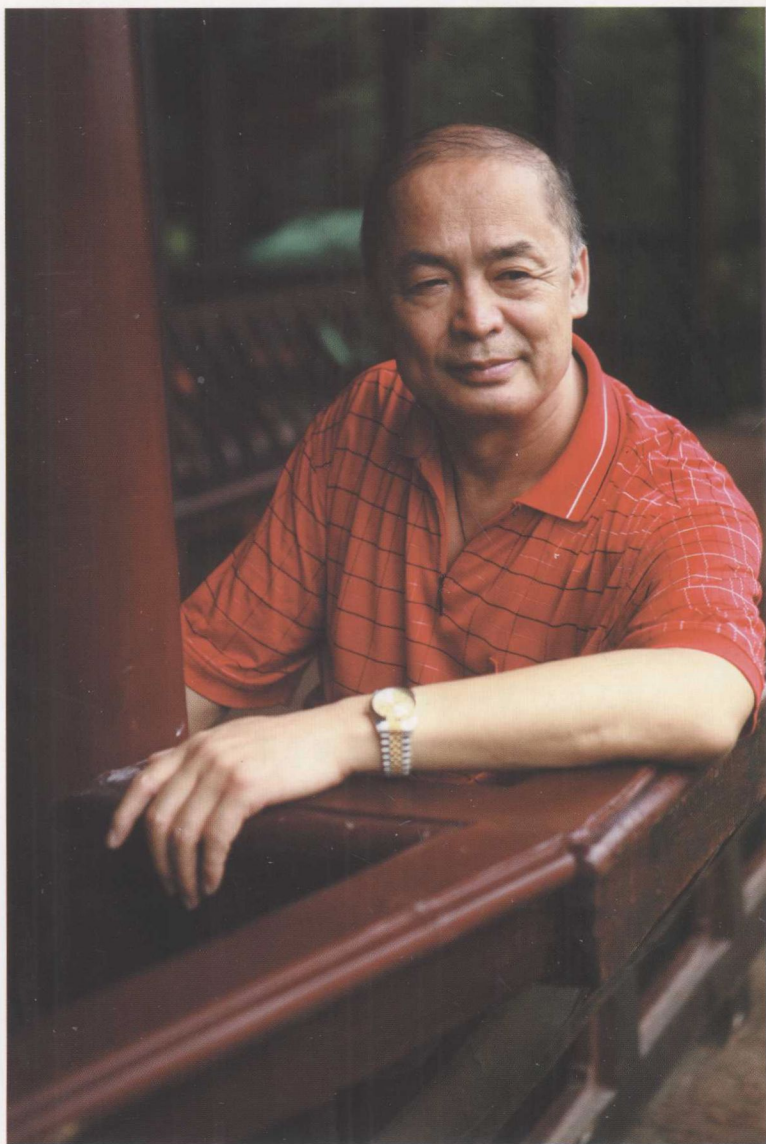
787 × 1092 16 开本 17.5 印张 240 千字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948 - 7

I · 1094 定价: 3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作者近影

黎晶，北京市人，1951年出生于西安市，研究生学历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会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。2004年开始小说创作，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殉猎》、中篇小说《信访局长》、《男儿河》等十几部共一百多万字，并出版诗集《荒原劲草》、《拥抱风浪》等。其中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多次连播他的中、长篇小说；《殉猎》还在中国台湾出版；中篇小说《男儿河》获首届长江文艺“完美中国文学奖”。

黎晶曾任市委书记，区、县委副书记，长期担任基层领导干部，对中国农村、农业、农民感情深厚。这部反映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长篇小说《柳根》，是作者用文学艺术的形式，对他三十年农村工作的总结和汇报。



序 言

又是一片艳阳天

——读黎晶小说《柳根》

朱明德

黎晶的长篇小说《柳根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，这是北京市文联给国庆六十周年的一份献礼。黎晶受北京市文联邀约，从2008年6月开始动笔，到2009年5月初，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。《柳根》是黎晶三年之内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力作，表现了他旺盛的文学创作能力和对文学事业的挚爱与追求。这部作品凝聚着他三十年农村工作的生活体验和深入思考，是心血和情感的一次集中迸发。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黎晶是我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朋友。他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多年的一线实践经验，是久经基层锻炼的党的领导干部。作为“老三届”知青，他曾下乡到北大荒山河农场。在黑土地当过农民、木工、汽车司机、银行信贷员、民警。1983年，他走上领导岗位，曾先后任大型企业党委书记和法人、县委副书记、区委副书记，并担任过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市委书记。2004年，他调入北京市文联后，创作激情潮水般涌出，接连不断地在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十月》、《长城》、《长江文艺》、《草原》、《芒种》、《时代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众多刊物上发表了《信访局长》、《选择》、《只会种儿子》、《太阳没有血色》、《村长乡长一个妈》等十几部中、短篇小说，以及散文《走进举人村》、《白菜花》等。有的作品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，并改编成电视剧。曾出版过诗集《荒原劲草》、《拥抱风浪》和小说集《只会种儿子》、《信访局长》、《男儿河》等。2007年，他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殉猎》，获得了国内文学界的普遍好评，并



被推荐为全国职工图书馆藏书，中国作家协会、作家出版社也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。这本书在中国台湾图书博览会上展出后，2009年1月又在中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。中篇小说《男儿河》获首届长江文艺“完美中国文学奖”。此外，黎晶出身书法世家，酷爱书法艺术，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，出版了《中国书法家黎晶》、《黎晶书法集》、《黎晶书法与文学集》等，其书法作品曾随“神舟七号”飞船遨游太空。他还在第29届奥运会主新闻中心进行过书法表演。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他还应邀在多所院校讲授“文学的书法表现”，别具特色。

黎晶性格豪迈，热情奔放，聪明机敏。在他身上，既保持着知青一代特有的质朴无华、勇于进取的品质，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，还有基层干部的成熟干练和北方汉子的宽广胸怀。几年来，他的文学创作，全都以基层和农村为题材。作品中饱含着他对农村的眷恋，对农民的热爱，对农业的关注，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。

《柳根》集中反映了“文革”以来的农村变迁，客观描述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脉络，真实地呈现了农村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斗争，特别是村级政权建设的复杂性，是黎晶对中国北方农村半个世纪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全面总结，表达了他对农村问题的整体性思考。《柳根》是当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篇力作。

初读《柳根》，我觉得这部小说是一部展示信心之作，是乐观之作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造性举措，道路曲折，困难重重。其间，怀疑、动摇以及各种错误消极思想不断呈现，特别是“左”的思潮经常困扰改革的推进，我们党也为此经受了巨大的考验。小说直面以李延安、杜鹃、柳白来为代表的改革派人物和以韩永禄、王忠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尖锐斗争，艺术化地再现了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思想交锋。柳白来等人逐步摆脱“文革”思潮的束缚，顺应历史发展要求，充分依靠群众，顶住重重压力，机智应对和化解层层矛盾，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乐观的政治信念，战胜了各种破坏力量，带领柳家庄农民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，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



现代农业的转型，实现了柳家庄群众摆脱贫困、走向富裕的愿望。作品可说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、民族崛起的历史征程中坚定奋斗的缩影。

这部小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首颂歌。在当下文学创作中，有不少表现农村改革的作品，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，忧郁和困惑有余，乐观与信念不足。《柳根》一反消极低沉的创作倾向，从积极进取的角度切入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情境，以文学特有的语言，热情地讴歌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，讴歌改革给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讴歌改革涌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事物、新人物。《柳根》真切地表达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的由衷赞美。

这部小说标志着黎晶小说创作的新飞跃。相对于他此前的农村题材小说，《柳根》的主题更为鲜明，笔法更加大胆，提出的问题更为现实，也更具有启示意义。特别是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柳河湾改革试验及其经济发展模式，为当下农村题材小说增添了新的亮点。

说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，我们不能忘记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和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。今天读《柳根》，使我眼前又出现一片艳阳天。时代不同了，但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是一致的：不回避现实生活矛盾，又立场鲜明地歌颂新时代、新人物、新生活。我们真切地感受到，尽管现实还不尽美满，但我们像《柳根》中的人们一样，既然生活新的艳阳天下，只要奋斗不息，拼搏不止，何愁不能达到更幸福、更美好的生活境地呢？

谨以此感，诚祝黎晶《柳根》的出版，感谢他为北京文联给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增添了一份厚礼。

2009年6月1日

（作者系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）



李延安很是激动，虽然只是一套见习管教的服装，帽子上没有国徽，领子上也没有鲜艳的红旗，可穿上这一身类似空军的上绿下蓝的干部服，他盼望已久的当兵梦算是圆上了一小半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，他不知穿了几次，穿了脱，脱了又穿。第一次上班，又是到审讯室去提审犯人，不能有一丝马虎。威严的外表是震慑敌人的开始，这一点他是知道的。

李延安是北京知识青年，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，父亲在建国那年从革命圣地延安调到北京工作，那年他恰好从娘胎里落地，父亲就给他取名延安，加之姓李，又离开了这个革命的摇篮，李延安便一名两义，既记录了父亲革命人生的转折，又记录了李延安的诞生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李延安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，关进了监狱，母亲到了“五七”干校，李家唯一的这棵独苗当不了兵，连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没了资格，只能到山西干旱缺水的吕梁老区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正在李延安打好行装拿好知青办的分配证明准备出发的那天晚上，有人敲响了他家的房门。

来人是父亲的一位老部下，黑龙江省劳改局的一位在职领导，他来北京挑选一批根正苗红的知青，让他们到北大荒的劳改劳教农场当见习管教。当然，这不是招工，知青的身份也不变，但待遇不错，一月三十二元的工资，粮食随便吃，外带一身没有领章、帽徽的警察制服。李延安一听连蹦三尺高，什么户口和知青证明全都不要了，连夜跟着这位叔叔去了黑龙江，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科洛河劳改农场任管教。



农场坐落在美丽富饶的松嫩平原的边缘，碧绿的科洛河水绕着农场转了一个大圈，然后一直往东，把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分割开来，米黄色的建筑群落，一簇一簇地分布在河的两岸。平顶山下的科洛河旁，几栋二层楼房便是场部。这里是一个羁押政治犯的小型农场，除了一部分刑满留场就业的“二劳改”，剩下的都在服刑。李延安对这里的生活和环境十分满意，他喜欢这里的春夏秋冬，更喜欢这里宽广的土地和宽松的政治空气。

李延安第一次调阅犯人档案的时候便惊呆了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人因为十几块砖头竟然被判了八年的大刑！他决定提审这位叫柳英豪的犯人。

李延安把镜子放回窗台上，再一次正了正羊绒做的皮帽子，然后披上草绿色的羊皮军大衣，推开房门，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向审讯室。

审讯室里正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，那是李延安和记录员的位置。他们的对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，看来犯人是要站着受审的。

李延安坐稳之后，示意记录员通知武警将犯人带进来。

门开了，犯人柳英豪被带了进来，武警让犯人解开裤腰带，叉开双腿站好，裤子便挂在双胯上。这是什么规矩？记录员告诉李延安审讯犯人都是这样，犯人一有动作，裤子就会掉落地上。

“把裤子提起来，扎好裤腰带，搬个凳子让他坐下。”李延安命令说。他没有多想那种做法的目的，他只认为这是对犯人的侵害，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。

柳英豪充满疑虑地抬起头，看着这位年轻的管教，顺从地将裤子穿好，慢慢地坐在记录员递过的长条板凳上。

“你叫柳英豪？”李延安正式问话了。

“报告政府，俺叫柳英豪，河北省柳河县大柳河公社柳家庄人。”

“你犯了什么罪，被判了八年徒刑？”

柳英豪早已无所顾忌了，这刑期都坐了一大半了，还怕什么？



每换一个新管教，他都会如实地报告一番，并申诉自己的冤枉，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刑期一天都不会减。今天这位管教的举动又一次让他心动。死马当活马医，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应放弃。柳英豪从土改成分划定到替儿顶罪，一五一十向政府派来的新管教交代得一清二楚，他盼着这位和善的管教给自己带来新的转机。

听完柳英豪的诉说，李延安十分激动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喊冤呢？富农成分是错划的，反攻倒算的罪行就不能成立！”李延安坐不住审讯桌子后面的那把威严的椅子了。

“报告政府，俺认罪服罪，接受改造，刑期都过了一大半了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算了，俺不冤枉。”柳英豪低着头以守为攻地试探。

李延安没有听出柳英豪话里的意思，反而觉得有些道理，即使帮助他申诉，这时间一去一回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批回来；假如再判你个不认罪服罪，追加几年刑期，这不帮了倒忙！这个特殊的年代，自己的父亲母亲不也是无处申冤吗？不如面对现实，能照顾他点就照顾点什么吧。

“柳英豪，从你交代的罪行过程看，你祖上开过木匠铺，这样吧，你从今天起就不用下地干活儿了，到直属队木工班报到。”李延安不想让他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里受罪，这也算替他申诉了。凭着省里叔叔的面子，和直属队赵队长说一声，应该没有问题。

“报告政府，可俺不会木匠手艺呀。”

“不会？！不会就不会学嘛！你没听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狗熊儿混蛋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你爸是木匠，你就会木匠，别废话了，报到去吧。”

柳英豪这才知道，新管教是有意照顾自己，他深深地给李延安鞠了个躬，临走时瞟了一眼李延安英俊和善的脸庞和高大的身躯。

柳英豪到木工班上班了，二十岁出头的木工班班长青核桃是从山东来的一个盲流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，青核桃是他在山东老家的绰号，可能是总也长不熟的意思。这是一个混球小子，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农场直属队的赵队长，便经常欺负那些刑满的“二劳改”。



柳英豪的到来让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他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劳改犯，而且根本不会什么木工手艺，便理所当然顶替了那些人的位置，整日里挨青核桃的打骂。有一次，柳英豪不慎将油漆弄翻，弄脏了青核桃的工作服，青核桃大打出手，五十几岁的柳英豪最终忍不住，还手打破了青核桃的鼻子。柳英豪这可惹了大祸，青核桃的舅舅赵队长将柳英豪吊在房梁上抽打，幸亏李延安知道了消息，这才将柳英豪救了下来。

从此，青核桃和那位赵队长便怀恨在心，一个阴谋开始酝酿了。

科洛河北岸的一片空场地，周边插上了警戒用的小红旗，连在红旗之间的是用木棒在雪地里画出的警戒线，犯人们都必须在线内劳动。直属队的劳改犯在封冻的河面上打冰块，这些冰块用马爬犁拉回场部做冰灯迎接新年。警戒线外有两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站岗，如发现犯人越线，就视为越狱，便可以开枪将逃跑的犯人击毙。

柳英豪被赵队长从木工班抽出来打冰块，青核桃在犯人堆里监工，在警戒线外，直属队的赵队长和两个武警战士看押着这批在野外劳动的犯人。

时值晌午，犯人们已人困马乏，盼着送饭的马车。监工的青核桃见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哼着小调向柳英豪走来，他边走边从皮大衣的怀里掏出一个洋铁皮焊制的酒壶递给柳英豪。

“去，把酒壶给俺舅赵队长送去！”青核桃命令。

“是，政府。”柳英豪答应着接过酒壶，一路小跑来到了警戒线边缘停住了脚步，他朝着线外的赵队长挥手示意。

“赵队长，俺们班长让把这酒壶给你送来。”

“拿过来吧，死冷的天，喝两口暖暖身子。”赵队长显得很客气。

“赵队长呀，俺不能过去，出线是违法的，还是你过来拿吧！”

“混蛋！什么违法？老子就是法，我命令你拿过来算什么违法？你不送过来，难道还让老子到你那儿去取？”赵队长怒了。

“报告政府，俺不敢……”柳英豪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什么。

“柳英豪你再也不送过来，俺现在就罚你禁闭！”



柳英豪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越出了警戒线。

一步、两步……柳英豪看看赵队长身边的武警没有什么反应，这才加快脚步奔向了赵队长。当柳英豪离开警戒线十米开外的時候，一个武警战士突然举枪指向了他，他心里忽的一下子明白了，李延安曾给他讲过的故事现在重新发生了。柳英豪立即收住脚，一个仰面朝天摔在雪地上。

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子弹几乎是擦着柳英豪的头皮飞过。子弹没有打中柳英豪，它呼啸着飞向警戒圈里的犯人们。

青核桃见柳英豪走出了警戒线，又看到了武警举起的半自动步枪，他心里一喜，计划成功了！他随着柳英豪的身后跑出了警戒线。青核桃做梦也不会想到柳英豪仰身躲过这颗子弹，而这颗子弹又不偏不倚地射进自己的胸膛，他一个倒栽葱结束了生命。

突然的变故让赵队长目瞪口呆。

李延安押送着饭车，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他吼住了那位武警战士第二次举枪，在枪口之下救出了失魂的柳英豪。

真相大白后，省劳改局开除了赵队长的公职，武警战士被提前退伍送回原籍。柳英豪把李延安奉为救命恩人，两人也成了忘年交。

一九七六年初冬，柳英豪刑满了，他拒绝了留场当工人。他是盼着回家和儿子柳白来团聚，更想到妻子张桂英的坟前说说心里话，给自己苦命的媳妇添把土烧炷香。更让柳英豪高兴的是，李延安，他的这位恩人、忘年交被推荐上了大学。美中不足，延安的父亲还未解放，北京的大学闭门谢客。没有办法，省劳改局的叔叔左托人右托友地为延安奔走说情，河北大学历史系勉强接收了这个“可以教育好的”工农兵学员。

双喜临门，一个怀揣着刑满释放的通知书，一个揣着高等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柳英豪和李延安约好，明天搭乘直属队往嫩江送公粮的解放牌大卡车到县城，然后一同坐火车进山海关，去往自古出英雄的燕赵之乡，喝上一口柳河苦涩的河水。

柳英豪、李延安头天晚上就打好了包裹，两人背靠着行李卷儿，和衣聊到了天亮。





嗨！好大的一场雪，科洛河农场一片银白。李延安推开房门，被眼前的景色惊住了，他们居然不知道外面这场飘飘洒洒的大雪，围着木工房整整飞了一夜。“坏了！”柳英豪叫出了声，“这叫做人不留人天留人，这么大的雪，司机哪还敢出车上路啊！”

“柳师傅，不要着急，汽车队的司机都是咱哥们儿，你看，这不来了嘛！”李延安兴奋起来。

只见一台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卷着雪雾，东拐西拐地往这边开来，车厢里早就装满五十袋小麦。柳英豪高兴地看了一眼李延安，扭身回屋，急忙扛起了两人的行李走出了房门。

汽车队的大杨师傅将二人的行李放在小麦袋上说：“柳师傅，对不起了，这驾驶楼里只能坐下李延安。你老就到上面去坐，反正这天还没到冷的时候。”

“行啊，俺老柳刑满释放回家，如果没有延安这好兄弟照顾，按农场的规矩，现在该叫‘二劳改’，只能坐马爬犁。”

“老柳，还是你下来坐吧，上面风大，毕竟我年轻嘛！”李延安冲着爬到车顶的柳英豪说。

“嗨，别争了延安，快进来吧，你这是金榜题名，不亚于洞房花烛夜。好家伙，大学生嘛。”大杨有点不耐烦了。

李延安见状只好拉开了副驾驶边的车门，伸腿刚要钻进暖和的驾驶楼，就听见后边传来一串叫声。李延安回头一看，一位姑娘正往这里跑来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等等我！等等我……”

气喘吁吁的姑娘跑到汽车跟前，她摘掉缠在脑袋瓜上的大红围脖，李延安这才认出，原来是场部的会计小沈。她家住嫩江县城，昨晚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她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，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劳改系统的新生医院，她爸爸捎信，让她今天务必赶回去。这大雪的天，上哪儿去找车呀？有人告诉她，今天就是天上下刀子，咱农场也有一台汽车必去嫩江，送李延安上大学。小沈一夜也没睡好，这不，天一亮，她就赶过来了。还真寸哪，差一点儿大杨的车就走了。

小姑娘连喘带咳嗽地一口气说完，她那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盯着



李延安。

“这还用商量吗？上车吧，我到上面去。”李延安冲着小沈笑了笑，又向把着方向盘的大杨挥了挥手，他接过柳英豪在车上递过来的右手，拽住车厢护栏，伸脚蹬住汽车轮胎，一抬腿，“噌”地蹿到了车厢上边的小麦袋上。他的屁股还没坐稳，汽车就开了。

平日里两个小时的路程，这大雪天，怎么跑也得半天的时间。

汽车沿着公路左侧刚刚封冻的科洛河艰难地往西行驶。右侧大山上，柞木树枯黄的叶子上挂满了洁白的雪，一叶一叶叠着。汽车过去，风吹动雪叶，抖落的雪花，飞舞着，追逐着。

太阳从小兴安岭边缘低矮的山顶上爬出来，瞬间，晶莹的雪原闪烁着五彩的斑斓，阳光刺在柳英豪和李延安的脸上，二人眯起了眼睛。柳英豪侧过身，看见身边瞌睡的李延安，便脱下皮大衣给他盖上，然后调过身来，迎着车头的北风，拥抱着属于自己的自由。八年的监狱生活，柳英豪没有机会欣赏北大荒的粗犷与秀美，尤其是雪后的山峦、河流和望不到边的土地。他贪婪地呼吸着洁净的空气，搜索着即将永远离去的记忆。

“快到嫩江了！”柳英豪叫出了声。远处出现了高耸的烟囱和一片低矮的红砖平房，偶尔还能看见几栋灰色的楼房和火车站边停靠的绿皮列车。八年前他是坐着闷罐车来的，下车之后又戴上了黑色的眼罩，嫩江是个什么样子，写了八年信皮上的地址，今天他才真正看到，心里一阵酸楚，眼泪不觉流了出来。

“怎么老柳，离开这片特殊的土地，有点舍不得了？”其实李延安没有睡着。

“是啊，谈不上舍不得，心情很复杂，不知回到柳河的命运又是……嗨！”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咱们的社会秩序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恢复了吗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相信有一天，你的冤案一定会得到平反！”

李延安充满自信的话语让柳英豪飘动不安的心绪再一次平静下来。

汽车爬过了一个大岭，嫩江县城一览无余。湿滑的公路上迎面



过来一辆马车，驾辕的是一匹小马，没有见过世面。它看到坡上飞来的卡车顿时受到惊吓，小马躲闪着，马车便来了一个调头，车身横在了不宽的公路上。车老板是个小青年，他一下子就慌了神，他和小马一样没有经验，呆呆地立在了马车上。

“不好！延安抓紧护栏！”柳英豪见状大喊起来。眼看一场交通事故无法避免，司机大杨紧急之中一转方向盘，汽车突然冲向路北五六米的深沟。汽车的前轮顶上路旁养护路面的沙堆，汽车突然遇到阻力，加上雪的润滑，瞬间就来了一个大扣斗，翻到了沟底。

当汽车翻个儿的那一刹那，柳英豪毫不犹豫地用双手将身边的李延安推了出去，五十袋小麦连同汽车的车身全部砸在了柳英豪的身上。

李延安被推到离车身一米多远的沟里，厚厚的积雪和那件老柳的皮大衣让他毛发未损。他没打愣，一个鲤鱼打挺便爬起身来，冲向汽车，然后拼命地扳着车厢，嘴里狂喊着老柳的名字。

驾驶楼的门被艰难地推开，从里面爬出了大杨和小沈姑娘，两人都还好，丝毫没有受伤。他们也来帮助李延安。

“李延安别抬了，就算是来一百个人也抬不动啊，不就是一个‘二劳改’吗，死就死了吧，我不是为了躲那个农民嘛？”大杨劝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，我现在就撕裂你的嘴！”李延安瞪着血红的双眼，冲到大杨的身边，双手揪住大杨的前胸，拼命地撕扯着。

李延安的眼泪刷刷地流着，他大叫着：“老柳是救我才死的，他完全有机会自己跳出去！”

李延安终于松开了双手，开始敲打着自己的前胸。大杨和小沈也都哭了。他们真的无能为力，眼睁睁地看着柳英豪被压死在汽车底下。

李延安跪在了雪地上，仰天长啸：“老天不公啊，老柳他是个好人，白白受了八年的冤屈，你还没有还他公正，可他就这样地走了！”